



丝绸之路文学史

《竹取物语》 ——探索日本古典文学的源流与魅力

班级：自动化 2104 班

姓名：马茂原

学号：2216113438

目录

一、 作品概况	3
二、 主旨和人物形象	4
三、 语言和写作手法	7
四、 文化渊源	9
五、 影响	10
六、 总结与思考	12
七、 参考文献.....	14

一、 作品概况

1. 平安时代简介

平安时代是日本古代历史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都取得了极大发展。平安时代可分为前期（794-967 年）和后期（967-1185 年）两个阶段。前期是古典文化的黄金时代，统一的中央集权王朝达到顶峰。后期则是武士阶层渐起，皇朝权威开始式微。平安时代是日本古代文化的黄金时期，但也存在一些社会矛盾和弊端。

首先，平安时代的贵族政治腐败，统治阶层昏庸无道。贵族垄断政权，形成“摄关家”政治，野心勃勃，荒淫无度，昏庸无能。例如醍醐天皇被摄政家臣所掌控，名存实亡[1]。世风日下，社会秩序混乱。权贵横行，官员贪污腐化，下层平民困苦流离，社会秩序失范，人心涣散。

其次，僧侣道德沦丧，宗教信仰堕落。佛教在这一时期曾大兴，但后期出现了“末法”现象，不少僧侣荒佚放纵，道德败坏。著名的“空阁之乱”即为僧侣所引发的叛乱事件。

文学上，平安时代的文人骚侈浮华，文风开始堕落。上层贵族文人过分追求装饰性、雕琢性，文风日趋骚侈繁缛。如“明石风”中的“重守旧典”、堆砌典故等现象[2]。

女性地位低下，处境堪怜。平安贵族社会实行“和权”制度，女性基本无权无势，受制于男权。如《源氏物语》中多见女性命运的无奈和可叹。

2. 故事梗概

《竹取物语》由化生、求婚、升天三部分构成，讲述一位伐竹翁从竹筒中得到一个美丽的小女孩，小女孩经三个月后即长大成人，花容月貌，取名“辉夜姬”。五个贵族子弟垂涎辉夜姬的美貌，向她求婚。辉夜姬出难题考验他们，使求婚者全部失败。后来天皇想强娶辉夜姬，也遭到拒绝。最终辉夜姬在凡夫俗子的茫然无措中升天而去。故事自竹而始、以竹贯穿、由竹收尾，语言简洁朴素、结构严谨分明。

二、 主旨和人物形象

1. 主题

《竹取物语》蕴含了深刻的主旨意蕴。

首先，作品对统治阶层虚伪腐朽进行了讽刺和批判。作者通过讽刺求婚者的违礼和嘲弄天皇的荒唐行为，直指当时统治阶层的昏庸无道和徇私舞弊，对其加以猛烈抨击。

其次，作品向往纯净高尚的理想世界。辉夜姬是作者心目中至善至美的化身，她高洁脱俗，心地纯良，代表了作者对理想人格的渴望和赞颂。作者通过塑造辉夜姬这一出尘脱俗的形象，寄托了对美好精神家园的向往。

不仅如此，作品还表达了作者出离现实的精神价值追求。最后辉夜姬“升天”离世，寓意着作者对当世社会的超脱，对宗教信仰的向往和精神寄托。这种出尘脱俗、追求自由解脱的精神境界，反映了作

者对现实的不满和对更高价值的渴望。

可见，《辉夜姬物语》不仅对时弊予以深刻认识和反思，更蕴含了作者对理想世界的缪思和精神追求，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

2. 辉夜姬的形象

辉夜姬是作品中的核心人物形象，体现了作者对理想人格和价值追求的塑造。

首先，辉夜姬“眉目绝伦，全身散发着光芒，与众不同，超乎常人”，拥有超凡脱俗的美貌神韵，是作者心目中至善至美的化身和理想人格的象征。她高洁脱俗、不食人间烟火，面对贵族子弟的求婚“只是含笑不语”、“赫然有如转世而来的贵人”，超然物外，远离凡尘俗世，展现了高尚的性情操守[3]。

其次，辉夜姬聪明机智、不畏权贵。她设下巧妙难题考验求婚者，使他们无一例外地失败。她“居然如此愚钝，真可悲啊”的反问，展露了机智过人、嗤笑权贵的性格特征。同时，辉夜姬重情重义、孝顺父母，对养育她的穷人夫妇“时加亲昵爱护”、临别时“泪眼汪汪，诚恳地叮嘱”，可见她心存孝义、不忘养育之恩的高尚品德。

最后，辉夜姬向往自由解放的精神追求。最终她“摘下簪子，化作天人状，徐徐升空而去”，寓意着她追求自我解放、不愿被现实所羁绊的精神境界和价值理想[4]。辉夜姬一方面具有神仙般的非凡身世和气质，另一方面又展现出重情重义、孝顺父母的人性品质，神性与人性在她身上获得了完美融合。

辉夜姬是一个独特而富有个性魅力的女性形象，她超凡脱俗、追求自由的个性气质，正是作者对现实世界的一种理想化超越和审视。辉夜姬集美貌、智慧、纯洁、高尚于一身，她展现出的种种品性，正是作者对现实社会的超越、对人生理想的向往和憧憬。可以说，辉夜姬就是作者理想主义情怀的艺术注入和理想化写照。

将辉夜姬与《源氏物语》中的若紫、浮舟等女性人物相比较，虽然时代背景不同，但她们都展现了传统社会中理想化的女性形象，即纯洁、贞静、委婉、温柔等品性。但辉夜姬又很明显地区别于源氏物语中的女性，她展现出更为独立、机智、超凡脱俗的个性特质。其超凡脱俗的个性特质，受到了当时平安贵族社会的多重影响。

首先，她形象中向往自由解脱、超越尘世的某些品质，可视为平安时代贵族文人逃避现实的浪漫主义情怀在文学中的投射。由于生活优渥安逸，他们常常怀着这种浪漫主义情怀。

其次，辉夜姬最终“升天”离世，正寓意着对佛教涅槃净土境界的向往，反映了当时风靡的佛教思想在作品中的体现。佛教在平安时期十分流行，追求脱离苦海的思想也深深影响了文人阶层。

再者，辉夜姬身世出神入化、全身散发光芒等描写，带有浓郁的仙人气息，受到了当时盛行的道教神仙文化的熏陶。许多贵族文人都对长生不老、凌云游仙有所向往。

另外，辉夜姬机智勇敢、不畏权贵的个性特质，实则是作者对当时女性处于从属地位、权利受限的现实的一种反抗性想象和理想化书

写。

最后，作品对统治阶层加以讽刺批判，辉夜姬高洁脱俗的形象也可视为作者对理想人格和理想社会的艺术寄托和精神向往的反映。

由此可见，辉夜姬个性中超凡脱俗的多种特质，受到了平安贵族社会浪漫主义情怀、佛道思想文化、传统性别观念以及现实与理想之间矛盾的多重影响和渗透。

三、 语言和写作手法

《竹取物语》在语言方面堪称杰作。作品采用朴实生动的描写，如对辉夜姬的描写：“眉目绝伦，全身散发着光芒，与众不同，超乎常人。”简练的语言，却形象生动地勾勒出她的美貌与神韵。人物对话同样活泼自然，比如五人求婚时的对话：“居然如此愚钝，真是可悲啊！”辉夜姬的反问一语中的，将她机智谦逊的性格展现无遗。作品中还适时穿插了一些优美的和歌，起到渲染氛围、抒发情思的作用，丰富了语言表现力。

在写作手法上，全篇分为三个部分：化生、求婚、升天，结构分明层次清晰，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竹取物语》一方面描写求婚者的俗气和权贵的虚伪，另一方面又有辉夜姬这一纯善纯美的理想化人物形象，将现实与浪漫融合。虽未对人物内心世界作深入细致的刻画，但通过一些细节，如“她赫然有如转世而来的贵人”，用“赫然”二字，巧妙地描绘出贫穷老人对辉夜姬的惊讶之情，对人物的情绪感受

作了恰当描写，可见作品在心理描写方面的尝试。最后“她乃摘下簪子抛掷，周身腾起五彩云气，在众目睽睽之下，化作天人状，徐徐升空而去。”充满了佛道神仙思想色彩[5]，体现了作品蕴含的佛教欣求净土、道教神仙飘渺的思想内核，构筑了一个洁净诗意的世界。文章通过对辉夜姬拒绝求婚等情节，表达了作者对统治阶层的腐朽与糜烂的讽刺和批判，寓意丰富，具有讽刺批判意味。

《竹取物语》文章语言朴素活泼，以生动形象的和歌最为突出。和歌音韵和节奏和谐，在《竹取物语》中增添了诗意和音乐美。和歌往往出现在表达强烈情感的文章结尾，如“远渡万水越千山，心力耗竭取石钵，而今取来双泪流”，“若是真物岂无光？毫发微光亦不见，莫非取自小仓山？”和歌在一问一答之间，既表达贵族公子求爱不得的无奈遗憾，又体现辉夜姬对此的讽刺和嘲笑，对比强烈。

无独有偶，与《竹取物语》同时代的中国唐代小说，其中也使用唐诗来点缀小说内容，达到烘托情感的目的[6]。如唐代著名的小说《游仙窟》[7]中，“旧来心使眼，心思眼即传，由心使眼见，眼亦共心怜”，“眼心俱忆念，心眼共追寻。谁家解事眼，副着可怜心？”男子和女子一问一答，在诗歌的烘托下，男女情愫达到了更深的境界。唐代小说中的诗歌，与《竹取物语》中的和歌，表达情感充沛饱满，直抒胸臆，甚至有些口语化，我觉得这可能是因为小说这种题材特有的朴素性和亲民性。

四、 文化渊源

《竹取物语》是一部融合了佛教和道教思想的古典文学作品。在这部作品中，辉夜姬的故事不仅展现了佛教的涅槃解脱和道教的神仙长生思想，而且还体现了平安时代贵族对于逍遥自在生活的向往[8]。

佛教神仙思想的体现辉夜姬的结局，她摘下簪子，化作天人，徐徐升空而去，象征着佛教的升天涅槃和解脱轮回。求婚者们经历考验后如梦初醒，反映了佛教的破迷开悟[9]。贫苦夫妇收养辉夜姬后生活变得丰足，疾病消除，展现了佛教布施有德的哲理。

道教神仙思想的体现 辉夜姬的出生场景，从绀竹中探出头来，全身闪闪发光，充满了道教仙人出世的意味。她超凡脱俗的美艳，她施法考验求婚者，以及临别时赠与的长生之药，都是道教长生不老和修仙降妖的元素[10]。

辉夜姬的升天结局，突破了现实，实现了人物命运的理想化升华，体现了追求理想境界的主题。辉夜姬的神秘身世、智能超群、离奇考验等情节，融合了佛道中的神话想象力，使整个故事增添了虚实交错、玄幻神奇的情节色彩。这些神奇色彩，都增强了佛道神话的想象力。作者对理想世界的渴望，以及对旧秩序的叩问与批判，都深受佛教和道教思想的影响。

《竹取物语》吸收了佛教和道教的思想元素，形成了独特的理想主义色彩。这与平安贵族的审美趣味和对出世解脱的向往密切相关，展现了当时社会的文化渊源和精神追求。

可以看出《竹取物语》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也是一部哲学思想的载体，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文化和宗教信仰。它通过辉夜姬的故事，传达了人们对于超越现实的理想世界的追求和对社会秩序的深刻反思。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体现在故事对当权者的批判之中；道教的修真超脱思想，也隐喻着对世俗躯壳的摆脱。这些都含蕴着对当时社会秩序的质疑。传达出作者对理想世界的渴望寄托。在充斥矛盾、险象丛生的现实社会，佛道思想对解脱、自在的向往，成为故事传达出理想主义精神寄托的有力渠道。

五、 影响

《竹取物语》不仅是日本古典小说的开山之作，也是日本文化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它的影响力延伸至今，不断在现代文化中得到新的诠释和体现。

作品在成书的时代，引发了许多争议，尤其是对皇亲国戚求婚者的嘲弄，被视为对贵族统治阶级的挑战，在当权者中引发了不小争议和不满。辉夜姬展现出聪明能干、勇于追求自由的个性特质，这在传统社会中被视为“反常”和“另类”，引起了贵族文人的热议和质疑。一些文人批评辉夜姬形象过于理想化、超脱现实，缺乏贵族小说应有的风雅味，违背了写实的创作原则。她的理想化形象和作品中的宗教思想渗透也遭到了一些文人的非议和反对。此外，作品的深层寓意引了解读上的争论，有人认为其晦涩难解，又有人认为其有亵渎神佛

之嫌。

辉夜姬的形象在现代日本的文学、电影、动漫等艺术作品中频繁出现，如动画电影《千与千寻》中的千寻，可以看到辉夜姬的一些影子。《竹取物语》本身就源于日本民间的神话传说。如今在日本各地，仍有不少与竹取公主有关的地名、庙宇等遗存流传。例如东京竹取公园、奈良竹取町等，都与这一经典形象有渊源关系。辉夜姬的形象也成为了日本重要的文化符号，吸引了大量与其相关的文化旅游产品开发。比如竹取公主主题礼品、特色美食、cosplay 活动等，都是现代社会对其文化价值的再次开掘。

辉夜姬展现出纯善纯美、智慧独立的女性气质，很多现代女性也将其作为理想的人格典范加以传承和学习。随着研究视角和方法的不断创新，辉夜姬这一形象的分析 and 解读也日益多元化。比如从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新的理论视角予以阐释，使其内涵更加丰富立体。

总的来说，《竹取物语》不仅在文学上开创了新的体裁，在文化上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了日本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的故事和主题在现代社会中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六、 总结与思考

《竹取物语》作为日本文学史上的开创性作品，确立了小说体裁的格局，开拓了虚构叙事的经典范式，并且确立了浪漫主义文学的审美基调。它不仅展示了新颖的结构手法，丰富了题材内容的广度，还体现了艺术想象力的个性风格。

《竹取物语》首次将诗歌、散文、对白等多种文体融会贯通，构建出一种全新的长篇叙事体，奠定了小说这一新体裁在日本文坛的基本格局和形制。这部作品虽然题材源于传说，但作者大量运用了虚构想象的手法，创造出辉夜姬这一富有个性的人物形象，并围绕其经历编织了完整的故事情节，为日后小说虚构叙事的典范做出了开创性的尝试。

《竹取物语》充斥着浓郁的理想主义色彩，体现了对美好理想境界的向往，这种浪漫主义的审美基调后来成为日本古典小说的重要审美取向之一。该作品采用了回环情节、梦幻插曲等新颖的结构手法，突破了当时日本文学的一成不变，为小说形式的创新性发展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作品涵盖了宗教、神话、传说等多种文化元素，极大地拓展了日本古典小说的题材内容广度。作者大胆的想象力、独特的诗意笔法、洞见社会的批判性等，都为后世小说创作开辟了一条富有个性风格的艺术道路。

说到浪漫与现实，我觉得这是一个日本和中国文艺作品中的不同之处。《竹取物语》以辉夜姬飞回天宫——这样一个浪漫、超自然的

内容为结尾，并且，天宫神仙的法力在故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我认为，在日本文学中，“美”可能一定程度上优先于“世俗”，如吉川英治改写《三国演义》，并不是结束于《三国演义》“三家归晋”这样一个世俗的结尾，而是结束于“星落五丈原”这样一个凄美的瞬间。他不记录“司马炎统一中国”这个世俗事件，而是捕捉“死亡的瞬间美”。同样的，川端康成曾说：“艺术的极致就是死灭。”

与日本文学不同，中国古代文学的“世俗性”往往高于“美”。例如：《红楼梦》虽然以林黛玉香消玉殒、贾府抄家为故事的最高潮，但是依然以贾兰、贾菌建立军功，贾家重获功名这样一个世俗事件为结尾。《红楼梦》中虽然以通灵宝玉、神瑛侍者以及绛珠仙草等神仙故事为开端，但是在故事的关键节点，如元妃省亲、贾府抄家等情节中，超自然的神话力量是没有能力决定故事情景走向的，故事中的人物依然使用世俗的方式尝试解决问题，如探春远嫁和亲。即便是在中国古典浪漫主义戏剧代表作《窦娥冤》中，六月飞雪是全文的高潮，但是依然是以世俗情节为结尾——楚州三年大旱后，窦天章将案情平反昭雪。浪漫的段落并没有真正解决矛盾，事情依然以世俗的方式——科举、审判、归案来结局。我认为，如果日本也有一个关汉卿，他很可能会让故事戛然而止于“血溅白练，六月飞雪”。

文学作品往往是让角色持有某种理念与品格，然后让这些理念与品格相互抗争，例如：一个主角心怀理想，他有一个自己笃信的信念，并且在整个故事中坚守这个理念与其他人抗争，并且在最后胜利或者失败。这个主角可能是阿喀琉斯的勇敢和光荣，可能是唐吉珂德对理

想主义的顽固追求，可能是圣地亚哥老人与大海搏斗的坚韧不拔，可能是冉阿让的救赎重生，可能是光源氏对美的追求和情爱自由，可能是芥川龙之介揭示社会阴暗面的先锋意识，也可能是川端康成笔下传统文人气质的坚持.....

在《竹取物语》中，这个主角就是辉夜姬，她就是“美”的代表，而与她对立的，就是贵族子弟、天皇等“世俗”代表。这同样说明，在日本文学中，“美”的地位往往高于“世俗”。确实，辉夜姬的纯善纯美、高尚脱俗为人所赞颂，而那些贪婪肮脏的权贵则受到批判。作品通过这一鲜明对比，传达了一种审美追求超越世俗需求的思想。在日本文学传统中，美与纯粹常常被视为更高的价值和境界，“美”往往位于功利现实之上。从源氏物语中光源氏对审美情爱的追求，到川端康成笔下对传统艺术的执着，乃至芥川龙之介对黑暗社会的先锋性批判，都可看出这种美学理想主义的精神基因。

辉夜姬“升仙”的结局，正是日本文学对出尘脱俗、回归原始自然的向往。她用自身的纯净无暇、不受凡尘染污的性格，塑造了一种理想化的形象，借以超越和审视世俗的芸芸众生。这种审美至上、追求自我解放的思想资源，化作文化的深层精神支撑，已成为日本文学独特的心灵品格。

七、参考文献

- [1] 雷华,“《竹取物语》与古代日本的伦理、君权意识,” 日本研究, no. 2, pp. 74–78, 2000, doi: 10.16496/j.cnki.rbyj.2000.02.013.
- [2] 张如意 and 刘春柳,“从《竹取物语》看日本平安时期的文化转型,” 日本问题研究, vol. 32, no. 2, pp. 43–48, 2018, doi: 10.14156/j.cnki.rbwtj.2018.02.006.
- [3] 杨天运,“关于《竹取物语》与《辉夜姬物语》中的罪与罚的考察,” 今古文创, no. 37, pp. 14-16+108, 2022, doi: 10.20024/j.cnki.CN42-1911/l.2022.37.004.
- [4] 药锐红,“从《嫦娥奔月》与《竹取物语》看中日两国的月崇拜,” 中国民族博览, no. 14, pp. 199–200, 2019.
- [5] 陈瑶,“《竹取物语》的外来宗教受容,” 硕士,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1. doi: 10.27316/d.cnki.gswyu.2021.000884.
- [6] “唐代小说中的诗歌现象分析_参考网.” Accessed: Jun. 01, 2024. [Online]. Available: <https://www.fx361.com/page/2018/0219/16901135.shtml>
- [7] “《唐人小说》:大胆游仙窟,自在拥孀妇,” 知乎专栏. Accessed: Jun. 01, 2024. [Online]. Available: <https://zhuanlan.zhihu.com/p/96648087>
- [8] 朱玉杰,“《竹取物语》与中国佛道文化,”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vol. 18, no. 2, pp. 128–131, 2019.
- [9] 李天送,“中国的神话故事对日本小说《竹取物语》的影响,”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no. 2, pp. 133–138, 1988.
- [10] 赵琳,“浅析《竹取物语》的中国元素——以赫映姬的形象为例,” 科教文汇(上旬刊), no. 28, pp. 103–104, 2013.